

T5461/256(2)

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2 1960

分甘齋記卷三

漁洋老人漫筆

維縣老儒楊青菴字叔名又字石民與余在故鄉

劉公憲不... 者友也相國假歸招之不... 合...

曰側聞... 指... 部... 安... 食... 與... 得... 許... 此... 人... 公... 朝...

者莫不... 駭... 異... 聞... 下... 能... 無... 權... 子... 聞... 下... 之... 所... 有... 謂... 下...

之所行... 衆... 忘... 之... 而... 欲... 甘... 心... 焉... 者... 既... 朝... 夕... 矣... 乃... 始... 知...

而不知... 遠... 知... 存... 而... 不... 知... 之... 焉... 為... 則... 下... 之... 其... 後... 曰...

草... 澤... 補... 有... 異... 補... 如... 莫... 也... 者... 之... 鎮... 亦... 二... 版... 亦... 不... 可...

分... 畫... 也... 封... 似... 遠... 之... 故... 也... 其... 則... 之... 也... 其... 則... 之... 也... 其... 則... 之... 也...

分甘餘話卷三

漁洋老人漫筆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雨山堂

維縣老儒楊青藜字祿客又字石民與安丘故相
劉公憲石正老友也相國假歸招之不往荅書略
曰側聞直指程君按部安丘與尊侔並轡入城觀
者莫不駭異閣下能無懼乎閣下之所居與閣下
之所行衆忌之而欲甘心焉者匪朝夕矣乃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竊爲閣下危之某伏處
草澤稍有異聞如龔芝麓之鑄十三級則以蜀維
分黨也趙韞退之坎壈終身則以避馬未遠也周

欒園之擬立斬則以報復睚眦也陳百史之無辜
伏法則以爭權競進也其他譌傳尚多事關鴻鉅
有傷國體有干名教諒閣下所必不肯爲者愚不
敢輕信而妄言之即此數端亦足以招悔尤而犯
清議矣云云未幾而劉被禍甚烈楊亦霍氏之徐
福云

近無錫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經剗刷最精點畫不
苟聞其版已爲大力者負之而趨余曾見宋刻於
倪檢討雁園繫許與秦刻方幅正同然青出於藍
而青於藍矣

陳說岩相國敬廷說其鄉有兄弟皆爲名卿而其孫
愚駭不知書家以中落至持銀椀乞食於市而不
悟銀可易米人家子弟不讀書者可以爲戒因書
示子孫輩云

先太師大司馬公嘗刻小本玉壺冰細入毫髮都
穆元敬所著也又文選刪注及趙松雪文集先方
伯贈大司寇公常刻賈侍郎三近滑耀編即文府
滑稽之流又張南湖經詩餘圖譜少游南湖詩餘
合刻二公皆高郵人也今版皆燬於兵燹余所見
者僅此略記其目以示後人

先高祖太僕忠勤公遺墨止有采三殿大木於黔
中時所為祝嘏詞及史論數篇先曾祖大司徒公
著述有炳燭編攝生編百警編皆門生郭文毅明
龍正域為序及諫議疏稿先伯祖大司馬公著述有
皇祖開天玉律并進疏經理牂牁奏議總督宣大
奏議大半載陳大樽子龍經世八編而混入太倉王
少司馬思質悖疏數篇弇州先生父也舛譌當改
正本兵及署太宰奏議無專刻今邑誌略載數篇
先祖方伯贈大司寇公著述羣芳譜最著康熙四
十六年 特旨命翰林官汪灝張逸少等四人續

廣之又

御製序文冠諸編首餘如剪桐載筆操

觚勦說心賞編日省錄救荒成法舉業津梁等凡

十餘種先伯父侍御公著述有隴首集先兄吏部

西樵有然脂集二百卷十笏草堂集西湖竹枝三

舟倡和詞

與宋荔裳琬
曹顧菴爾堪

廣陵倡和詞

與陳其年
維崧等

先仲兄

禮吉有抱山堂集先叔兄叔子有古鉢集皆已刻

梓又從叔祖郡丞定宇公迂園集少司馬立宇公

西臺奏議巡撫奏議吏部季木公問山亭集齊音

李杜詩評大寧令用晦有鶴隱集從伯文玉籠鷲

館集余嘗欲錄其簡要合為一編藏之家塾奔走

四方卒卒未暇今老矣未必能終踐此志聊志其
目存之家乘云

近歲御史以骨鯁著聞者二人宜興任弘嘉丹陽
荆元實一日上命閣臣集九卿科道問一總漕
才品治狀衆相顧未發任從未班抗聲曰某貪酷
暴橫無一善狀內閣授筆札持以入告總漕者隨
罷黜公論快之任內陞通叅謝病歸荆封事十餘
上皆勁直有聲於時忽引疾乞歸時余初代匱總
憲力挽留之不得竟歿於天津舟中可惜也
旗下滿洲人准鄉會試自順治壬辰科始康熙中

停止數科後復舊遂行至今然其例先後不同順
治中滿人漢人分爲二榜壬辰滿狀元麻勒吉漢
狀元鄒忠倚乙未滿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史大成
康熙庚戌科以後則滿漢人同一榜皆試漢文矣
麻官至江南江西總督刑部侍郎圖官至陝西巡
撫工部侍郎

春秋彫班食於彫門因爲彫氏按彫今吾邑東時
水也水經注時水自西安城西南分爲二枝津別
出西流德會水注之彫水即時水左傳齊晉盟於
彫京相璠曰今臨淄唯有澆水西流入沛

即濟字地理

志曰彫如聲相似澆水即如水蓋以澆與時合得
通稱矣漢功臣表宣曲侯彫為鬼薪彫輕刑也音
奈按彫班宋人彫門當是宋地非彫水矣

曹東畝論詩曰四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
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余謂此齊人管晏之見
耳四靈如襪材窘於方幅江西以山谷為初祖然
東坡云魯直詩如啖江瑶柱多食則發風氣

唐大曆十才子傳聞不一江鄰幾所志乃盧綸錢
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漳
苗發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有夏侯審按發審

詩名不甚著未可與諸子頡頏且皇甫兄弟齊名
不應有曾而無冉又韓翃同時盛名而亦不之及
皆不可解

近科以來海內名士登第無遺惟武林吳寶厓

陳琰

廣陵殷彥來

譽慶

尚困場屋時論惜之余乙酉冬賦

二詩寄寶厓宋牧仲冢宰見之即延致於家盛為
推挽彥來時客閩中余亦有書寄之其略云頃江
浙間獻詩 行在蒙被 知遇者多有何吾彥來
竟爾寂寂也又一書云比來釋屨立致青雲者何
限而彥來之才望一鄉舉不啻千佛名經天之厄

才如此知復何意雖然遇合有時如二君者正將捉鼻憾不免耳

昔人或以堯舜為謚人多疑其說劉原父五十謚法一篇又云神化無方曰尼耄期稱道曰聃卮言日出曰周然則周公孔子及老子皆以謚稱乎較堯舜之說尤穿鑿而妄矣且歷代以來亦曾有謚堯舜周尼聃者否原父最為博雅此說乃無稽恐誤學者故辯之

耿道見字隱之東郡人能古文常作真止和尚塔銘云和尚初名幻修號雁汭晚更字真止本儒家

二十後喜讀西方書於楞嚴圓覺多所證入崇禎甲申衣居士服叅訪南來住武林久之住金陵與其賢士大夫游顧性好栖逸古寺飯名僧乙酉年二十九矣始薙髮緇衣蔬食手鈔大藏經盈尺許與金山鐵舟和尚最厚善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二十八日示化於金陵三山街市中庚子七月所謂賢士大夫者與鐵公醵金錢禮請牛首老禪以慈齋薦之於潮音菴厝於安德門外青龍菴西竹柏間或曰和尚之高祖洎父曾仕正德天崇間世著忠節有聞於時和尚亦以進士起家歷南北部

曹至京卿余顧未詳其世次云

楓牕小牘載東坡一帖云足疾用葳靈仙牛膝二

味為細末蜜丸空心服又云葳靈仙難得真者必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之狀且脆而不韌折之

有細塵起向明視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鸚鵡眼此方有奇驗凡腫痛拘攣皆可

愈久服有走及奔馬之效二物當等分酒及熟水

皆可下獨忌茶耳如犯之不復有效當收槐芽阜

角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

臺灣物產多異中土按東郡太守孫湘南元衡赤

嵌集所錄有波羅蜜狀如米頂中分十數房似蓮瓣抱生其色黃其味甘房各一實煮食似栗鳳梨

通體成章抱榦而生葉自頂出木林若鳳尾其色淡黃香果花有鬚無瓣色白其實中空內如蠟丸羨子俗曰番蒜或作

樣其種云佛國所傳刺桐花色紅如火號刺桐城番茉莉花千層大如菊鐵樹花狀如竹絲燈籠

廣張千瓣辦各一花蝴蝶花樹 曇花葉叢生如帶潤五寸許旁生方筵著花高五尺許花色純紫在法華寺亦

西方午時梅色紅午開子落紅繡毬 黃美人蕉 迎年菊與秋

花無異惟紫色一種開歷冬春石榴花臘月開新婦啼魚名狀本鮮肥熟則拳縮飛籍魚傳是沙燕

所化兩翼尚存漁人懸燈以待則結陣飛入舟中鸚哥魚鳥喙紅色周身皆綠翠蠅色如翠羽海龍鬚

如龍形無牙爪冬日雙躍灘上以之入藥功倍海馬產澎湖澳

吳天章雯過真定賦詩云鎮州荷花一萬柄正對

城門是酒家下馬當壚更斟酌醉臨明鏡看吳娃

風格殆不減楊廉夫余與海內論詩五十餘年高

才固不乏然得髓者終屬天章也

廣州府城西長壽菴離六堂側池上有石一株云
產七星岩其色黃如蒸栗瑩潤如蜜蠟琥珀稍有
皴紋高可三四尺真竒物也從來太湖石以供園
林假山之用靈壁石英德石可作研山懸磬端溪
石作研材青田石作印章邇來福州壽山石五色
具備而堅細瑩潤不減凍石以開採太酷石脉遂
竭土人以芙蓉山石亦福州山名代之以誑鬻者然色與
質皆劣價亦頓減矣吾鄉章丘南山岩洞忽出石
色正綠如翠羽之可愛長有徑二三尺許者峰巒
聳峭坡陀迤邐水道分明置之盆盎信是竒觀惜

不數年以開採過當石脉亦竭今亦不易得矣
明詩人多有早慧而年不得四十者如高季迪何
仲默徐昌穀鄭繼之高子業數公卓爾不可及矣
薛君采王舜耕孫太初殷近夫梁公實宗子相次
之至陳后岡董中峰常明卿之屬汗血方新而筋
骨未就秀而不實殊可惜也

門人陳子文奕禧號香泉海寧望族其家簪笏滿
牀子文獨以詩歌書法著名當世其書專法晉人
於秦漢唐宋以來金石文字收弃尤富皆為題跋
辯證米元章黃伯思一流人也康熙庚辰以戶部

郎中分司大通橋一日東宮舟行往通州特
召之登舟命書絹素且示以睿製盛京諸詩
賜玻璃筆筒一後亦召至大內南書房
御書甲申出知石阡府戊子補任南安江西
巡撫郎中丞重其名求書其先世碑誌而子文忽
以病卒官妙蹟永絕清詩零落所藏金石文字不
知能完好如故否其子世泰以書名世其家必能
藏弄不至散佚生平與蒲阪吳天章雯最善今先
後下世矣悲夫

康熙己未開明史館其後總裁及纂修官遷轉病

假不一屢易其人最後乃增孝感相國熊公青嶽
賜履未幾熊以老病乞歸允解閣務令居京師以
備顧問久之復求歸田允之遂自進明史若
干卷命付內閣參詳其書熊自撰進即同為總
裁數公亦不得而見之也內閣參詳覆旨云何
余甲申冬歸田無從而知矣

燕燕之詩許彥周以為可泣鬼神合本事觀之家
國興亡之感傷逝懷舊之情盡在阿堵中黍離麥
秀未足喻其悲也宜為萬古送別詩之祖

余常謂古今冤獄首漢淮陰次則明傅穎公耳康

熙丙子被命祭告西嶽道出井陘有詩云少日
紛多慨龍門太史書劫殘秦復趙齒冷耳兼餘詎
有無雙士而師李左車到頭鐘室恨功狗竟何如
又甲子奉命祭告南海過定遠弔傅公云躍馬
千山外呼鷹百戰場平蕪何莽蒼俱上聲雲氣忽飛揚
寂寂通侯里沈沈大澤鄉潁川湯沐盡空羨黟頤
王蓋陳涉亦產此地故結句云然昔人云秦少恩
哉吾於漢明二祖亦云若宋文帝之殺檀道濟北
齊高洋之殺斛律光宋高宗之殺岳忠武明世宗
之殺夏言曾銑又各有斷案爰書也

曹頌嘉禾祭酒常語余曰杜李韓蘇四家歌行千
古絕調然語句時有利鈍先生長句乃句句用意
無瑕可攻擬之前人殆無不及余曰惟句句作意
此其所以不及前人也四公之詩如萬斛泉源不
擇地而出行乎其所不得行止乎其所不得不
止余詩如鑑湖一曲若放翁遺山已下或庶幾耳
樂府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
二千在愈俚愈妙然讀之未有不失笑者余因憶
再使西蜀時北歸次新都夜宿聞諸僕偶語曰今
日歸家所餘道路無幾矣當酌酒相賀也一人問

所餘幾何荅曰已行四十里所餘不過五千九百
六十里耳余不覺失笑而復悵然有越鄉之悲此
語雖謔乃得樂府之意已丑十一月十八日對雪
讀古樂府偶書

涇陽李岷瞻

念慈

汴梁竹枝詞云紅油車子賣蒸羊

啓蓋風吹一道香余見之笑曰信陵賓客東京夢
華古今來應有多少感槩而顧朶頤紅油車子之
蒸羊此正呂頤浩所云措大知甚好惡者耶

門人周雪客在浚櫟園先生長子也有汴梁懷古
詩云七朝享盡昇平福冷雨淒風哭靖康又有孫

吳天發神識碑歌頗竒偉即所謂圉碑者在義
興國山

同年吳侍讀默岩

對國

在儀真常書許彥周詩話老

牡丹青引一洗萬古凡馬空坡公觀吳道子畫壁
詩筆所未到氣已吞惟二公之詩各可以當之而
舉余少作周文矩莊子說劍圖詩使筆如劍劍氣
出之句以爲唯余詩足以當之今五十年矣默岩
墓有宿草其姪昷辛未會試余從落卷中得之拔
置第八名廷對鼎甲第二人及第與默岩科名正
同戊子以侍讀督湖廣學政卒官亦略與默岩同

也

東坡謂柳柳州詩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此言誤矣余更其語曰韋詩在陶彭澤下柳柳州上余昔在揚州作論詩絕句有云風懷澄澹推韋柳佳句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又常謂陶如佛語韋如菩薩語王右丞如祖師語也

宗室玉池生又號紅蘭主人常刻郊島詩名寒瘦集以天潢之貴而嗜好如此亦竒人也又宗室東臯主人者攻詩最久有東臯集今俱下世矣

許彥周謂張籍王建樂府宮詞皆傑出所不能追蹤李杜者氣不勝耳余以爲非也正坐格不高耳不但李杜盛唐諸詩人所以超出初唐中晚者只是格韻高妙

康熙己丑靈雨竟歲屋漏牀牀偶見曦景則舉酒相賀十一月十八夜始得微雪曉起即晴著屐過石帆亭憶蕭亭方卧病山中賦一詩寄懷云愁霖昧昏旦歲律俄已窮今晨喜初霽草木開春容一徑入雪竹半嶺聞風松紛吾懷故人卧病西南峰愛而不可見側身欲相從綠萼破輕素玉茗舒新

紅何時散花室敷坐談真空

中牟縣南門外有南湖湖中有蒲盧亭余以丙子使秦蜀歸過之惜其名不雅馴以邑名士張林宗民表常飲酒賦詩於此改名墊巾題一詩云南郭孤亭野水濱菰蒲獵獵水鱗鱗林宗未遠風流在不愧亭名是墊巾

柳塘外集二卷宋廬山僧無文道璨詩也頗有江西宗法江都張印宣師孔遊開先於佛藏中鈔得之刊以行世問序於余老嬾未報姑記於此
古人贈荅有通篇用事切其人姓氏者雖非詩家

所貴亦不易也憶昔毘陵鄒訏士祇謨吳興沈鳳于爾燥有贈余長律及長短句皆通篇用王氏事組織甚工惜不能記憶矣

余少時喜作長短句詠楊花云陌上樓前消得香
閨幾日憐又云欲問三生絕可憐又化浮萍去
輞川本宋之問別業而千古專屬摩詰者以之問之名辱山水也滄浪亭後屬章惇而千古專屬蘇子美者以惇之名辱山水也

唐人拗體律詩有二種其一蒼莽歷落中自成音節如老杜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諸

篇是也其一單句拗第幾字則偶句亦拗第幾字抑揚抗墜讀之如一片宮商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趙嘏之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是也

元初西僧發會稽六陵事亘古未聞唐林二義士冬青引諸篇沈痛過於黍離麥秀載於宋遺民錄輟耕錄者與其人俱不朽矣近偶閱李材解醒語記諸髡發陵所得寶器錄之徽宗陵走花鳥玉筆箱又銅涼撥繡管高宗陵珍珠戲馬鞍嶺南劉銀進太祖者光宗陵交加百齒梳香骨案理宗陵伏虎枕七寶和成伏虎之狀

穿雲琴

金貓睛為徽龍肝石為軫唐宮故物

度宗陵五色藤盤影魚黃瓊

扇柄其餘不可盡舉

沂水縣有花之寺不解其義張杞園問之土人云以寺門多花卉而徑路窈折如之字形故以為名周侍郎櫟園詩月明蕭寺夢花之其長子在浚有花之詞一卷

門人湯西厓

右

曾仁和人少以詩名書法道媚似東

坡以禮科給事中提督河南學政作誓詞告天甚苦居官三載不名一錢此近日廉吏之尤著者不可沒也在京師日以黔遊詩屬余論定惜東歸匆

匆遂失其本與吳雯天章王戩孟穀皆布衣至交也今爲右通政

余昔爲禮部郎時同官吳興沈郎中雲中式令內江

岳員外石齋貞以事關於堂諸君解之不可得余

後至笑曰僕魯仲連先生鄉人也欲吟一詩爲二

兄解紛可乎因吟曰長槍大劍日紛紛誰識毛錐

亦策勲今日東陽逢瘦沈公然來撼岳家軍諸君

皆一笑而罷

偶感韓翃君平事作一絕句云寒食東風散蠟時

姓名早被九重知如何白首依戎幕剛遣兒童笑

惡詩

古琴銘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四句新建陳士業述

之於寒夜錄乃姚寬西溪叢語所載洛中董氏家

藏雷琴也

王槩字安節金陵人方龔山文之女夫也工詩畫

常見其題山水小幅一絕云湖干路僻無車馬葭

菼蒼蒼冷到天長日接羅慵不著草堂閑對鷺鷥

眠

看煞二字有兩出處世說看煞衛玠東坡歸自海

外在毘陵舟中兩岸聚觀者不下千萬人坡笑語

座客曰莫看煞軾否余過梁溪詩云買得蜻蛉小
如葉推蓬看煞九龍山九龍即惠山也

德州羅酒擅名京師清冽在滄酒之上余自甲申
歸田謝郎中方山重輝屢致家釀已丑冬雪後先以

詩來云黃流初壓室氤氳親貯陶餅遠寄君非向
故人誇酒旨醉鄉風味欲平分余以二詩報謝云
白家烏帽重屏裏初試紅泥小火爐恰是陵州酒
船到不愁風雪壓屠麻酒車冒雪遠衝泥尺素殷
勤謝傅題一樹山茶紅破蕊花前催進玉東西
長洲文點衡山裔孫畫有家法常為鄢陵梁曰緝

熙

作江村讀書圖汪苕文

琬

題詩云鄢陵野色平

如掌也有江南此景無余見之曰吳子乃爾輕薄
耶苕文笑曰子勿多言行且及子乃賦一絕云髣
髴春江綠樹陰幾回掩卷幾沈吟江南與汝干何
事賦得愁心爾許深以余詩有江花江鳥不相識
寫向丹青俱眼明之句云余又題苕文讀書圖云
朱門鼎鼎厭梁肉忍饑誦經無此人娜如山中好
泉石他年真作孟家鄰娜如即雅宜山也

昔在郎署時與劉公猷汪苕文董玉虬梁曰緝程
周量輩無旬日不過從倡和吳江計孝廉甫草

東

亦與焉公戡自刑部改吏部郎中例應關防一日
甫草詣之闈者拒弗爲通甫草退而獻詩云隔墻
空望馬纓花公戡寓邸有夜合一株最高大花時
常集飲於此故云長安傳以爲笑

西溪叢語云人參許氏說文作人葠扁鵲云有毒
或生邯鄲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採根
有頭足形面目如人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
人參廢江淮山澤之利搖光不明人參不生禮斗
威儀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廣雅云參地精人
參也梁書阮孝緒母需人參舊傳鍾山所出有鹿

引之鹿滅得此草異苑與廣五行記皆云地下有
呼聲掘之得人參如人形四體備具其聲遂絕

參
譜

漢樊噲傳從攻項羽屠煮棗晉灼曰地里志無今
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顏師古曰既云
攻項羽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
城明矣姚寬曰考後漢地里志濟陰郡冤句有煮
棗城正大河之南也可以補漢史之闕項偶徵縣
以棗名者有棗強棗陽酸棗煮棗等而未詳其處
讀西溪叢語頗詳晰錄之

韋集向所見諸本皆稱韋蘇州昔奉使公路浦常
向門人張弼力臣借書得舊版韋集籤題獨稱韋
江州平生僅見此本惜不記其序出何人及鐫刻
年月郡邑矣

陳子文

奕禧

初丞安邑夢至一山寺殿廡像設極宏

麗顧見西北隅下臨城堞有園圃新作一亭尚未
覆瓦傍有人指示曰此君終身歸宿處也後三十
年累官知南安府一日遊東山寺殿廡像設宛如
夢中所見方心異之忽顧西北林木缺處下有園
圃中作一亭將成尚未覆瓦問之則府署後圃子

文重建宋守李彛庚綠陰亭也益異而心惡之歸

遂寢疾不起

初子文得南安寄余書曰郡圃有宋人綠陰亭址暇當
重葺之退食則吟詩作字於此亭將成而歿竟未得一

日居也

漢梅福傳人有見之會稽者變姓名為吳門市卒
或云吳門乃洪州今有鎮名吳門然總非蘇州也
宣室有二殷宣室在朝歌淮南子武王破紂殺之
於宣室殷宮名也音如宣帝宣王之宣漢未央前
殿有溫室宣室音如負暄之暄見集韻名同而音
異

吾郡李文叔格非閏秀清照之父元祐君子也其

集不傳傳者僅洛陽名園記一卷可略見其梗槩
此外遺文數篇雜見說部余已錄之以存文獻近
從楓牕小牘又得元祐六年七月哲宗幸太學宰
執侍從呂大防蘇頌韓忠彥蘇轍馮京王岩叟范
百祿梁燾劉奉世范純禮孔武仲顧臨等三十六
人紀事倡和詩序一碑雅潔是元祐作者風氣文
多不錄他日或續郡志不可遺此文

呂紀梅花雙鶴一幅最高雅己丑歲除題一詩於
左方云嫩寒春曉遊人少繫艇孤山籬落間想見
西湖林處士妻梅子鶴一生閑紀四明人字廷振

與林良先後以花卉翎毛得名二人俱官錦衣衛
指揮名見圖繪寶鑑

新安畫派多以漸江為宗門人程友聲鳴獨遠宗

董巨嘗為余作夫子亭圖及綠楊城郭是揚州之
句皆得古人六法三昧

黃研旅又以出塞度嶺二圖索題為賦三絕句云

戍樓吹角度渝關回首孤城海氣環下馬戰場須
痛飲朔雲飛雪十三山右出塞曾詢衣鉢問南華身到

曹溪六祖家今日披圖猶髣髴越王修竹佛桑花
荔子初紅江水長鷓鴣啼處到蠻鄉嶺南耆舊凋

零盡誰與斑駁送陸郎

右度嶺

游宦紀聞云白衣為油污石膏火煨研細搽汚處以重物壓之過夜即如初或新石灰亦佳

沈存中云楚詞些字即梵語薩婆訶三字之合也取新蘿蔔自然汁入龍腦少許治偏頭痛竒効左痛則仰灌右鼻孔右痛反是皆痛則並灌之宋禁中方也

律詩貴工於發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履衡岳之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昏無人之氣者不能也如萬壑樹叅天千山響杜鵑下即云山中一

夜雨樹杪百重泉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下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下云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錦瑟怨遙夜遶絃風雨哀下云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臺此皆轉石萬仞手也

古來改官制官名者有三皆亂朝也一王莽二周天元三武曌莽世盡改郡縣名尤無謂

唐彥猷詢硯譜以青州黑山紅絲硯為第一且云資質潤美發墨久為水所浸漬即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靈者非他石可與較故列之於首按黑山

在益都西鄉顏神鎮友人趙子和作羹採黑山石琢
硯二枚相寄雖發墨而甚損筆且石理麤硬非端
溪比也彥猷所云不知何據昔人品果以綠李爲
第一居荔枝之上亦此類也

江神識山谷書扇事世傳以爲異又有一事頗類
此沈遼睿達存中之姪善書舟過富池吳將軍甘
寧廟遇風遙禱於神風止泊岸乃作贊手書之留
廟中後爲好事者取去郡守夢神告之追獲而還
之廟然則興霸亦嗜書也

王氏農書吾鄉前輩所撰今傳於世宋時有鄧御

夫者字從義隱居不仕作農曆百二十卷較齊民
要術尤詳濟守王子韶上之於朝其書不傳濟上
人亦無知者僅墨莊漫錄載其名字惜哉

名勝志太原府城內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
入不出曰鐵母今有鑛鐵祠西樵游并州題詩云
塊爾留其質蕭然覆古苔氣應干象緯地已絕塵
埃知有藏鋒用無勞大冶開風胡今已遠珍重寶
刀材

閩中紙織畫山水花卉翎毛皆工設色亦佳或言
近日始剞爲之余按留青日札嘉靖中沒入嚴嵩

家貲有刺絲衲紗紙織等畫之名則其來久矣
江淮間近又有漆畫渲染花鳥意態如生人工之
巧可謂愈出愈竒矣余兒沔頃遊揚州於門人程
聖跋哲齋中見之

康熙庚午御史上疏請修本朝國史上命士
禎為副總裁然提調所行文移有不可通者如各
鹽差關差例行戶部轉行各差查取舊案而必言
太祖太宗朝擋案云云當時龍飛遼左尚
未一統安得有各直省鹽關等差屢為言之終不
易也

劉公子節之

和孔

詩云少陵詩竭情右軍書起媚譬

如今雅琴乃是古鄭衛此語固頗高何以處衰季
多巧傷元化偽古愈堪畏強擬皇娥篇勦取响嘯
字不如求真至辛澹皆可味旨哉言乎

胡元瑞論歌行自李杜高岑王李而下頗知留眼
宋人然於蘇黃妙處尚未窺見堂奧在嘉隆後可
稱具眼

典午人以放誕相尚即女子亦然王渾妻鍾語渾
曰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兒當不啻如此叅軍渾弟
倫也然當時京陵東海禮法並稱鍾郝殊可笑

分甘餘話卷三

分甘餘話卷四

漁洋老人漫筆

余門人朱書字綠宿松人攻苦力學獨爲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職卒常爲余作御書堂記二篇錄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御書帶經堂記

古書契未立天地民物之常理燦然上下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備之於身以成理萬物無經之名而莫非經也至孔子不得位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後世奉之爲六經蓋措之

於身則其事精而天下法之以爲治筆之於書則其義詳而萬世繇之以爲學其道一而已矣新城王公爲御史大夫時 御書帶經堂額大字頒賜朝士榮之公侈 君賜旣揭於所居之堂而命書記之帶經之說昉於漢御史大夫兒寬少貧常帶經而鉏公生華胄弱冠掇高科歷顯仕四十餘年矣知遇之隆近古未有與夫顛顛賤貧之士雜身都養賃作間勵不廢經者相去甚遠寬雖能使酷吏如張湯知鄉學雄才大略如漢武與語經學而悅其得力於經有大過人者公文章衣被天下

因公而知嚮學者皆是也佐佑文治不但悅所語而欲使天下振興經教以祛邪慝又未嘗不存於心求見諸行事然則公之於經固將與天下法之由之而何帶之與有於乎經之荒亦已久矣以寬生平力學不過采儒術文封禪邀明堂一觴而止經之用顧若是與孔子之聖攝相三月斷斷焉不能使魯爲東周僅與其徒退而講遺經於洙泗之濱傳之其人而已於寬又何責焉方寬之爲御史大夫也委曲遷就以從人主之好位盛貴極儻回思耨鉏之餘豈不曰吾今者御史大夫之尊殆不

若鄉者都養賃作得以優游一卷之書之爲樂哉
公以天下萬世所繫賴之身受六經之托著書滿
家望風求教於門下者不可數計名斯堂也其將
禮耕義種與天下治人情之田乎抑良農能稼而
不能穡藏之名山待其人乎朱子之詩曰面似凍
梨頭似雪後生誰與屬遺經公其念經之久荒而
與吾徒鉏治之則當何如也書固荷鉏之田夫也
幸得從公游故記公堂而卒以鉏田之說進

御書信古齋記

尊彝鼎俎陶冶之器篆籀八分隸楷行草之書設

色淡墨之畫今皆去古遠甚彌古則彌佳而惟人
心之同然無古今一也列子曰天下治亂古猶今
也五情苦樂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此亦
足見古今之大凡而所言猶淺至周子則曰德配
天地古之極也是言也其至矣乎是故莫古於人
心之同然而夏商周恃之以復漢唐宋明之所不
及者恃之以興即舉世不足道古而此心卓乎立
於天地之間期於德與之配而後止則區區元會
運世之迹爲同爲異亦旦暮而已矣大司寇新城
王公以信古名其齋嘗上請得御書以賜而命

書記之蓋亦願學孔子意也夫孔子以信古自居而又嘗以漸不及見史之闕文為憾坤乾之義夏時之等終無改於從周然則其於古宜有未之盡信者乃千百世後可信者必曰孔子豈非德配天地古之極者與公蒞民而事治敷教而文變掌憲而紀肅祥刑而德洽上信於朝廷中信於卿大夫下信於遠近來游之學者與承風之民亦可以澤今而傳後矣而猶不自信也以信古名其齋夫有所宜於古必有所戾於今自秦以降以秦為師自元以降又以元為師未嘗不稱說唐虞頌美商周

及究其行事在上者不但井田封建邈若海上神山即元鼎貞觀慶曆諸遺事亦誰以為可復者在下者不但鄒魯之道不可再振即濂洛關閩之學又誰不以為迂闊而不近人情者古道之淪胥固其所也然返世於古勢有甚難若自為古人則在我而已公之自為古人固天下所不疑而深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吾知後之人論世至今數十年間屈指可信於公卿大夫必曰新城王公則公之信於古與後之信於公又何以異哉

徐昌穀少年詩所稱警句如文章江左家家玉煙

月揚州樹樹花與唐子畏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
芳草夢中煙伯仲之間耳較之自定迪功集不啻
霄壤微空同師資之功不能超凡入聖如此

新安羅醫治痔方用稀熬燒酒七斤南荆芥穗四
兩槐豆五錢搗爛煎沸五次空心任意服甚效

吾縣前輩鄭簡菴獨復先生明萬曆間舉人仕為山

西僉事常著新城舊事一書其自序曰舊事逸史
也考古以舊事名者秦漢以來舊事十卷漢魏吳
蜀舊事八卷晉宋舊事一百三十五卷晉東宮舊
事十卷天正舊事三卷梁舊事三十卷前輩之留

心舊事若此南燕主登營丘問晏謨以齊之山川
丘陵謨歷對詳辨畫地成圖則雲山煙樹都堪記
憶也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地人物之美王云其
人廉且貞孫云其人磊砢而英多則文人才士首
應撰述也漢太上作新豐并移舊社士女老幼相
攜路首各知其室放雞犬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則
鄉亭宮館盡入描摹也沛公過沛置酒悉召父老
諸母故人道舊故為笑樂則酒瓢羹盃可供談謔
也郭璞注爾雅陸佃作埤雅釋魚釋鳥讀之令人
作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也余竊放此

意編纂兩年爲新城舊事若干卷風土人物大略具此矣邑幅員小故實尠而文獻甲於六郡肇吾邑者爲張元帥貴字國寶當金季豪傑並起貴保聚驛臺以至建縣迄今鬱爲名邑則元帥固邑之開山主而記所謂能扞大患有功於民元帥其人也元帥祖瑩在邑異隅以施地建學遷瑩于家堤今墓表傾埋余洗而讀之乃知元帥兄榮字國昌與濟南張榮字世輝自是兩人保濟南者爲元帥榮保新城者爲元帥貴貴兄榮以山東行省叅議棄官歸隱立父忠墓表劉贊之文甚晰若誤爲一

人則國寶之功湮矣此創邑有功之先賢余故特書之或病邑建在元不妨遠引以示博雅余曰不然邑名自近地自古戲馬則周臺也安平則漢縣也系水見於水經曾照秦時之明月乾時書於麟筆兒孫漢代之關河又何借爲况一時之文獻甲六郡知異日之古蹟甲千秋也則編新城異時之舊事應有一百三十五卷時乎

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前人以夜半鐘聲爲疑老學菴筆記引皇甫冉半夜隔山鐘于鄴詩遠鐘來半夜以爲唐時僧寺或有半夜鐘不必姑蘇也墨莊

云今平江城中自承天寺後改能仁寺半夜鳴鐘諸寺乃以次而鳴迨今如此蓋自唐而然據此則夜半鐘是姑蘇故事務觀亦未之考也

海鹽胡震亨孝轅輯唐詩統籤自甲迄癸凡千餘卷卷帙浩汗久未版行余僅見其癸籤一部耳康熙四十四年上命購其全書令織造府兼理鹽課通政使曹寅鳩工刻於廣陵胡氏遺書幸不湮沒然版藏內府人間亦無從而見之也

崑山徐氏所刻經解多秘本彷彿宋槧本卷帙亦多聞其版亦收貯內府

妬婦津在臨濟相傳武后不敢渡別取道以避之先兄西樵有詩云解使金輪開道避斯人何減駱賓王妬婦之神劉伯玉妻也

門人殷彥來慶譽書至云劉原父貢父公是公非集

吳下藏書家有之許借鈔錄又新安族人攜一書目有漢上題襟集蘇叔黨斜川集客臘轉售吳興賈人今績溪胡氏寧國許氏尚有藏本當多方購覓傳寫余夢寐以之聊記其語以俟他日機緣若何耳

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荅曰太白詩牛渚

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高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

慈谿姜編修西溟

宸英

文章豪邁有奇氣

本朝古

文一作手也其論文自唐虞三代以來盛於六經衰於左氏而再盛於戰國蓋以左氏多迂闊不似國策之縱橫持論太高故世多河漢其言西溟先

以諸生入史局分修明史刑法志極言廷杖詔獄東廠緹騎之害淋漓痛切不減司馬子長後以科場事連染竟病卒於請室余時為刑部尚書惟太息而已

芝有五色然紫多吉祥白多反是先曾祖大司徒公第萬曆中梁上生紫芝其年先祖方伯贈大司空公登第康熙甲申余所居里第東堂老桐朽竅中忽生芝色白余聞而心惡之是冬罷官歸未幾有兒婦之喪又正樓棟橈傾圮壓死者主婢凡四人始驗其為真不祥云

陸放翁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碁局
上有黃初刻字宣和取入禁中

門人程聖跂哲喜藏書嘗求齋額於余名之曰七
略又聞其善鑒別古今圖畫尊彝之屬所蓄甚富
築樓三楹居之焚香簾閣精潔不減清閼可謂風
雅好事者也

鄒平縣鄉語諱畢吾邑畢蓋臣字致吾明季名醫
也外祖孫氏家常有危疾或言非畢不可諸舅惡
其姓終不肯延致之咸笑其迂拘然唐杜牧之夢
改名畢而卒宋鄒忠公浩夢道君賜筆而亦卒則

古已有此忌矣特以姓為疑則誠迂耳

張杞園

貞

居杞城別墅作杞紀十八卷自星土輿

地山川人物而外有封建年表世次原故分國系
家苗裔春秋經傳經傳別解引書幾二百種余讀
一過曰異哉可謂體大而思精矣或曰范曄集謝
承華嶠袁山松司馬彪諸家之作為後漢書自謂
體大思精人或未之許也今所紀杞廢國一隅而
揚詡之如此不亦過乎余曰不然杞宋無徵昔已
歎之今立乎二千年之下以指乎成周春秋之世
且自今杞而溯之東樓西樓始封之杞又溯淳于

潮州潮斟鄩以旁逮夫羿浞之篡夏后之臣靡滅
有窮立少康而夏后氏之興亡備見於是可補太
史公帝相杼以下之闕文按之則皆在杞城百里
封域之內可不謂體大而思精乎或乃謝曰微先
生言幾以杞紀為志乘之流今而後知其良史才
也余曰然

廣州有妖僧大汕者字石濂自言江南人或云池
州或云蘇州亦不知其果籍何郡其出身甚微賤
或云曾為府縣門役性狡黠善丹青壘山石構精
舍皆有巧思剪髮為頭陀自稱覺浪大師衣鉢弟

子游方嶺南居城西長壽菴而日伺候諸當事貴
人之門常畫素女秘戲圖狀以媚諸貴人益暱近
之於是無所忌憚官東粵者落其圈績十人而九
余甲子奉使至粵聞而心惡之後聞其私販往安
南致犀象珠玉珊瑚珍寶之屬直且鉅萬連舶以
歸地方官亦無誰何之者今河南布政使遷福建
巡撫許中丞嗣興為按察使獨惡之輒逮治詰其前
後奸狀押發江南原籍死於道路粵人快之余不
識許中丞即此一事真頽波中砥柱也聞其居官
亦甚廉正觀此事非飲貪泉而不易心者固不能

也
國初有一僧金姓自京師來青之諸城自云是旗人金中丞之族公然與冠蓋交往諸城九仙山古刹常住腴田數千畝據而有之益置膏腴起甲第徒衆數百人或居寺中或以自隨居別墅鮮衣怒馬歌兒舞女雖豪家仕族不及也有金舉人者自吳中來父事之願爲之子此僧以勢利橫閭里者幾三十年乃死中分其資產半予僧徒半予假子有往弔者舉人斬衰稽顙如俗家禮余爲祭酒日舉人方肄業太學亦能文之士而甘爲妖髡假子

忘其本生大可怪也因書廣州大汕事而并記之
康熙四十九年二月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員缺特旨以部主事李敏啓陞補故大學士高陽文勤公霽孫也上之篤念故舊如此

康熙四十六年濟南屬邑大旱巡撫檄濟東道僉事宋君澄溪廣業臨縣賑饑使各邑紳士造佃戶冊按其名領倉米衆皆具冊余獨不具冊不領米宋使邑令齎手札敦勸且云朝廷之恩不可虛也余答曰某不敏舊嘗備位大臣頃四十三年二東饑奉旨官員各自養佃戶今雖居田里敢忘前

旨再三力辭不領一粒宋歸述於中丞皆以為
得大臣之體稱其廉正然余以義利之辨不得不
然其實瓶無儲粟鄉人皆知之

宜都內人諫武壘之言曰今之弄臣狎人朝夕進
御夫男陽也女陰也陽尊而陰卑今狎弄日至處
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盛陰微不可久
也大家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如是過萬萬歲男
子益削女子益專右一段文字大義而以詼諧出
之有古人譎諫之風東方曼倩不能過也所謂責
難於君者與

王稚欽目空一世而能推重何仲默愛薛君采鄭
繼之古人作青白眼故當如是今人不知視夢澤
何如而妄詆前輩一錢不直少陵云爾曹身與名
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昌黎云李杜文章在光燄
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虺螭撼大樹可
笑不自量諒哉

米元章研山以南唐寶石為之後歸禾中朱文恪
家余常從文恪曾孫彝尊見之真竒物也高濂云
曾見宋人靈壁石研山峰頭如黃子久皴法中有
水池深寸許其下山脚坐水色白若波濤狀余舊

蓄一研山長可五六寸高半之自峰頂至山麓皴
法天然而岩巒秀絕已丑夏爲大力者負之而趨
每一憶之輒作米老蟾蝓淚滴之歎

錢先生藏書甲江左絳雲樓一炬之後以所餘宋
槧本盡付其族孫曾字遵王有學集中跋述古堂
宋版書即其人也先生逝後曾盡鬻之泰興季氏
於是藏書無復存者聞今又歸崑山徐氏矣

咏物詩最難超脫超脫而復精切則尤難也宋人
咏猩毛筆云生前幾兩屐身後五車書超脫而精
切一字不可移易

汪鈍翁過石鵑詩云主賓無語似相忘淨掃青苔
坐夕陽乳燕飛飛蛙閣閣楚萍謝絮滿池塘

鄧漢儀字孝威泰州人常同合肥龔端毅鼎使粵

過梅嶺有句云人馬盤空細煙嵐返照濃寫景逼
真尤似秦蜀間棧道景物梅嶺差卑未足當此

寧都魏禧叔子以古文名世余觀其地獄論上中
下三篇殊非儒者之言宣城吳肅公晴岩街南集
文品似出其右而知之者尚少

史能仁字嚴居河南鹿邑人舉人明末崇禎己卯
庚辰間爲濟南新城令慈以惠民嚴以弭盜敬禮

紳士彈壓吏胥懸魚捕蝗善政不可更僕庚辰大
饑百姓逃亡而田野間徧生羊肚菜甘美可食四
鄉又有甘露之祥公賦詩示士民云上天降甘露
滿地生羊肚饑餐羊肚菜渴飲甘露乳涕淚告吾
民慎勿去鄉土以調繁改知淄川縣未久內擢兵
部主事以去鼎革後再來新城百姓秉炬迎之二
十餘里不絕迄今七十餘年未入名宦乃一大缺
陷事右一詩朱竹垞選入明詩綜

門人程友聲鳴畫既超詣詩亦清令可喜近為余
寫夫子亭二圖題句皆佳竹垞曾集成語贈之云

吐詞合風騷愛畫入骨髓又每稱其詩為畫所掩
良然

徐東癡隱君居系水之東高尚其志李容菴念慈為
新城令最敬禮之與相唱和李罷官僑居歷下繼
之者東光馬某亦知東癡之名然每有詩文之役
輒發硃票差隸屬其結撰稍遲則籤捉元差限比
隸畏扑責督迫良苦東癡亦無計避之時傅彤臣
侍御里居數以為言馬唯唯然終不悛也容菴知
之乃遣人迎往歷下及馬罷官始歸馬作令亦平
易近人情獨於東癡一事殊不可解山谷云士大

夫惟俗不可醫馬令正坐一俗耳使胸中有數卷書定不至此也

廣羣芳譜所載異花凡一百一十六種今略錄數十種於左
萬年花 金蓮 茈碧 九花樹
金荳蔻花 紅綬花 優鉢曇 迎輦花 金步搖
靈壽花 無憂花 那伽花 提羅迦 拘尼
陀 繫白象樹花 簇蝶花 俱那衛 石蓮
洛如花 太平瑞勝花 七寶花 娑羅花 鶯
毛玉鳳花 蟬花 石蟬花 錦帶花 青囊花
上元紅 泡花 枸那花 水西花 象蹄花

白鶴花 金莖花 白菱花 閩山丹 金鉢
盃 繅絲花 笑靨花 紅麥花 龍女花 會
城娑羅花 優曇花 金縷梅 瓔珞花 紫雲
花 海扇花 仙都花 四照花 覆杯花 查
葡花 山釵花 鶯羣花 海瓊花 寶網花
長樂花 優鉢羅花 燕蓊花 玉燭花 杏香
花 萬蝶花 鷹爪花 閻提花 御帶花 玉
手爐花 繭漆花 散水花 孩兒花 練春紅
長十八 波羅花 疊羅花 藍雀花 翠蛾
眉

夏峰孫先生謂滏水老人曰神廟時南臯景逸少墟三先生講學京師首輔葉臺山爲之主此治平之機也而三先生相戒不言朝政竟無補於治若學爲無用之物矣滏水曰三公不言朝政專言節義異已者鉏不用於是不節不義者忌矣未幾臺山求去諸君子留之臺山曰內外風波齊起君等不平心而處我在此何幹因憶趙儕鶴先生爲冢宰高陽孫相國曾云朝廷官職天下人皆有分我輩必不與異已者共之此危道也魏璫之禍遂烈於此右見遊譜中余謂三先生相戒不言朝政正

所以防小人之忌使言朝政則書院之毀不待逆璫時矣至孫文正公之言即范忠宣公調停元祐熙寧之說然君子小人勢不並立小人常密君子常疎小人得志不盡逐善類不已古今來小人常居必勝之勢漢唐宋以來已事昭然可爲龜鏡也然則即以官職與小人共之彼能終爲忘機之海鷗否乎越絕書云壁忘鼠鼠不忘壁誠哉是言因讀遊譜有感遂書

吳嘉紀字野人家泰州之安豐鹽場地濱海無交游而獨喜爲詩其詩孤冷亦自成一家其友某家

分甘餘言卷四
江都往來海上因見其詩稱之於周櫟園先生招
之來廣陵遂與四方之士交游唱和漸失本色余
笑謂人曰一箇冰冷底吳野人被君輩弄做火熱
可惜然其詩亦漸落不終其為魏野楊朴始信余
前言非盡戲論也

小說言明州有人汎海遇風泊一島見宮殿魏煥
如王公之居堂上一老人據榻而坐有烏巾者二
三百人侍側問之曰唐相裴休也北夢瑣言裴相
國休師圭峰密禪師自願世世為國王弘護佛法
後于闐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然

則裴所證仙耶佛耶抑皆小說傳會耶

唐詩人李頻為建州刺史傳其歿而為神邦人祀
之有梨岳集行於世然北夢瑣言載頻遺棄糟糠
別婚士族內行如此何以為神此與宋劉公漫塘
以道學正人而傳為瘟神者同一不經也

偶讀宣和遺事作二絕句云宣仁鸞馭上青冥社
飯明年一涕零欲問宮中天水碧都人惟說太師
青平陽行酒著青衣雨雪青城更可悲汴上已亡
金等子臨安空賞玉孩兒宋時禁中有金等子玉
等子玉孩兒事詳西湖志餘天水碧藝祖受命之

識太師則蔡京也

婁江十子虹友

王據

才尤高余嘗序其金陵集鶴尹

詩才不及而獨工金元詞曲所為籌邊樓浩氣吟等傳奇不但引商刻羽雜以流徵殆可謂詞曲之董狐

唐時有一書生頗通經史而不諳近事乃以駱賓王為諸王封號見因話錄然則杜拾遺伍子胥又何怪耶

唐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而以御史臺為南臺故今都察院可稱南臺

不可稱西臺惟唐人稱李栖筠為李西臺宋人稱李建中為李西臺按建中以分司西京猶近理栖筠官御史大夫而呼西臺則不可解矣余康熙庚午為副都御史常集唐六典諸書作南臺故事一書未幾遷兵部侍郎遂不果成已卯為左都御史欲卒業此書亦因循未果也

金陵牛首山寺兜率岩鐵漢和尚故居和尚京山

人枯坐岩竇數十年有二獼猴侍左右方坦菴

拱乾

少詹題其畫像云兩箇獼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贓私誤子孫

余為總憲掌內臺時蒙 恩賜 御書帶經堂三
大字蓋用漢御史大夫兒寬故事也余因取杜子
美細雨荷鉏立江猿吟翠屏句意作荷鉏圖今年
夏五月汪文治洋度自廣陵以荷鉏圖索題亦用帶
經故事余為賦絕句云曾向歐陽受尚書生涯常
憶帶經餘披圖却愛林和靖五字春陰入荷鉏五
字乃和靖句也

庚寅六月宋太宰牧仲書來言近日益治西陂得
孔雀五色鸚鵡及宋槧文選杜牧之書張好好詩
真蹟有宣和御璽題字

司馬順字燕克溫文正公裔孫宋南渡世居山陰
明祭酒恂御史璽皆其後也順嘗游黔謁先高祖
忠勤祠於永寧作長歌一篇其敘述平昇蠻功尤
悉庚寅四月過余里又往拜家祠賦五言古詩一
章且云貴竹有二王公祠祀陽明先生暨公也

二詩
別錄

家
乘

雲間董

孝廉俞之弟也自京師寄余書略曰

先生具不世出之才悟最上乘之道光焰萬丈仙
佛一身天下學人如百川之赴海不肖幼侍先伯
父得仲從兄蒼水論詩必首推先生全體學杜而

分甘餘語卷四
一
鎔化諸家敝鄉吳日千何次張張洮侯袁价人張
慧曉諸君子時時過舍亦必稱先生昆仲之詩爲
人天手眼後養疾吳門得見堯峰汪鈍翁先生屈指
海內詩人惟新城爲大家若某某但可稱名家未
能比肩也云云余深愧諸良友之言而老成凋謝
墓有宿草久矣可勝三歎

吾家虔公誠子書云或身經三公寂爾無聞布衣
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
盡讀數百卷書耳汝年入立境方當從宦兼有室
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余每感其言人生

聰明智慧殊不再來尤難得者上有祖父之教中
無世事之擾下無室家之累於斯時也正當努力
下帷畢志書史聰明智慧乃不誤用所謂王郎時
詎可多得一旦老大悔無及矣尼父有言後生可
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
亦不足畏也已凡吾子姓當深維此訓庶幾青箱
家學不墜於地勉旃勉旃

癸辛雜識又二方其一治痘倒靨色黑脣白冰冷
用狗蠅七枚搗碎和醅酒調服移時即紅潤如舊
其一治痘後餘毒上攻眼成內障用蛇蛻一具淨

洗焙乾又天花粉等分爲細末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泔水熟煮切食之良愈

邑孝廉徐來順字動以方伯公準之從子崇禎甲戌上公車闈中遇陳大士際泰問其鄉貫曰江西問姓字曰大士徐未達再扣之輒怒曰大士兩字尚不知何足與語不顧而去其傲誕如此

酉陽雜俎云狼筋在脰中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令其手攣縮或云狼筋狀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

寶曆中有王山人者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又有善炙人影治病者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貧富

武定袁熙字先生諱化中明天啓中官御史劾逆閹與楊左諸公同死詔獄謚忠愍余向李翰林丹書麟牲詢其祠祀訪其子孫則八十年來未有專祠子孫寥落夷爲村農丹書近考其遺事爲作傳又欲釀金立祠庶少慰忠魂於地下亦使邦人有所矜式云特書以俟之

錢塘王丹林字赤杼官中書舍人常賦古意四首見投曰古鼎古錦古鏡古琴託意甚深詩尤高妙

爲人篤於師友以病假歸遂不起惜哉

萬楚五日觀伎詩最爲惡劣滄溟持格律極嚴而獨取此首殊不可解盧綸大曆十才子之冠冕而其贈駙馬都尉詩云鴛鴦殿裏叅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才調集顧取之尤是笑柄

湯西厓

右曾

使黔詩多高作黔陽絕句云白白紅紅

繡袂花盤絲繪蠟儘堪誇自吹木葉銀環女者卜河邊問宋家中丞席觀劇云探喉一串玉盤珠華屋神仙絕代無惱亂中丞筵上見梨園弟子李仙奴審音荀令與周郎檀板銅槽共一牀山雨乍收

簾月白聽風聽水按伊涼管咽絃停意淺深雲牕六扇漏初沉已迷秦客風花路休笑吳兒木石心胡應麟病蘇黃古詩不爲十九首建安體是欲繼天馬之足作轅下駒也

千家注杜如五臣注選須溪評杜如郭象注莊此高識定論虞山皆訾之余所未解

元瑞歷舉中州諸人特標出劉迎李汾亦是具眼然劉不稱其歌行李不舉煙波蒼蒼孟津成一聯謬矣

汪文治

洋度

以復社姓氏錄見寄見先贈尚書府君

名不勝悲感錄中所載吾邑七人吾家諸伯父居
 其五內王補之哀則益都人太僕少卿帶如先生
滌之弟而誤入新城者也因憶天啓中宵人造東
 林籍貫及點將錄諸書載先伯祖太師霽宇公叔
 祖考功季木公姓氏今日觀之何異宣和之黨人
 碑乎

先伯父侍御公詠梅云繁英任似火冰稜自如石
 南枝與北枝不作春風格陳伯璣云公忠烈之性
 已見於此

余過襄陽賦詩云豈有酖人羊叔子更無悔過竇
 連波殘碑墮淚回文錦一種銷沈可奈何首句用
 陸抗語次句用山谷詩皆成句

唐杜牧之張好好詩并序真蹟卷用硬黃紙高一
 尺一寸五分長六尺四寸末闕六字與本集不同
 者二十許字卷首楷書唐杜牧張好好詩宣和御
 筆也又御書葫蘆印雙龍小璽宣和連珠印後有
 政和長印政和連珠印神品小印內府圖書之印
 董宗伯跋云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氣韻余所見
 顏柳以後若温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愚按宣和
 書譜唐詩人善書者賀知章李白張籍白居易許

分甘餘話卷四
渾司空圖吳融韓偓杜牧而不載溫飛卿然余從
他處見李商隱書亦絕妙知唐人無不工書者特
為詩所掩耳此卷今藏宋太宰牧仲家

分甘餘話卷四

跋

吾師新城王先生所授分甘餘話四卷哲同季弟
鳴謹編校刊行之而復為之論曰洪範之敘五行
也終之以土爰稼穡稼穡作甘蓋土得五行之中
氣故甘為五味之中和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而天
下後世咸藉以寄其命而養其心則甘之為用至
大而於人尤至切也先生著作滿家凡以窮天地
之變備民物之紀闡鬼神幽明之故察昆蟲草木
之情而上下古今參伍錯綜其得失是非之致無
非濟其不及以裁其過至若一言之善一技之長







